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春阿氏謀夫案 第一回 酌美酒俠士談心 洗孝衣佳人彈淚

人世間事，最屈在不過的，就是冤獄；最苦惱不過的，就是惡婚姻。這兩件事，若是湊到一齊，不必你身歷其境，自己當局，每聽見旁人述說，就能夠毛骨悚然，傷心墜淚，在前清末季，京城安定門裡，菊兒衚衕，有春阿氏謀害親夫一案，各處的傳聞不一。各報紙的新聞，也有記載失實的地方。現經市隱先生把此案的前因後果，調查明確，並囑餘編作小說。餘浣蓄讀罷，始知這案中真相，實在可驚！可愕！可哭！可泣！茲特稍加點綴，編為說部，公諸社會，想閱者亦必駭愕稱奇，傷心墜淚也。話說東城方中巷，有一著名教育家，姓蘇名市隱，性慷慨，好交遊，生平不樂仕進。惟以詩酒自娛，好作社會上不平之鳴。

這一日，天氣清和，要往地安門外訪友。走至東西牌樓西馬市地方，正欲僱車，忽然身後有人喚道：「市隱先生，往哪裡去？」市隱回頭一看，正是至交的朋友原淡然。二人相見行禮，各道契闊。淡然道：「今日蘇老兄怎的這般閒在，這們熱天，不在家中養靜，要往哪裡去呀？」市隱道：「我是無事窮忙。」

天氣很長，在家裡悶得很，要到後門外訪文和尚去。不期於半路上遇見閣下，也沒什麼要緊的事。」淡然道：「蘇兄既然沒事訪友，我們相遇其巧，不必去了，請回到普雲樓上，喝一點酒，也可以作個長談。」說罷，拉了市隱，復往東行。

二人一面說話，來到酒樓之上。要了酒菜，提起世道人心，愈趨愈下，納妾的風俗，近年亦極其盛興，早先富貴人家，因為膝下無子，或是原配早亡，方才納妾。今則無貧無富，以有妾為榮。鬧的家庭理法，不能嚴重，這卻如何是好，淡然道：「大哥的議論，果然不差。我在旗下，有一個朋友。此人的姓名職業，姑且不題，現年已六十餘歲。自己老不害臊，納了一位小妾，年方一十六歲。鬧得兒子兒媳婦，全部看不起父親。」

自從這位如夫人門內以來，時常的挑三揀四，鬧些口舌。我那一朋友，老來的身子，本來不濟，近自納妾之後，腰也彎了，行動也不爽利了，只仗著紅色補丸、自來血，以及日光鐵丸、人參牛乳等物，支持調養，不知那一時風兒一吹，就要嗚呼不保了。這位如夫人，年紀既輕。心計又巧，既風流，且妖嬈，您猜怎麼著？我這位旗下朋友，公正了一輩子，如今把綠頭巾一戴，還自認沒有法子，你道這不是笑話兒嗎？」

二人正說得高興，只聽樓梯亂響，走上一人，手提一個包袱，穿一件春羅兩截大褂，足下兩隻雲履，梳帶一條鬆辮，年約三十三左右，見了淡然在此，忙的請安問好。淡然亦忙還禮，讓著請坐。又指著蘇市隱引見道：「這是蘇市隱。這是我普二弟。二位都不是外人，就在一處坐罷。」那人一面陪笑，把手巾包袱，放在一旁桌上。市隱一面讓坐，拱手笑問道：「貴旗是哪一旗？」普二道：「敝旗鑲黃滿。」又問市隱道：「大哥府上是？」市隱道：「舍下在方中巷。」淡然要了杯箸，一面讓酒，笑指那桌上道：「二弟那個包袱裡，拿的是什麼衣服？」

普二道：「我是好為人忙，這是給小菊兒衚衕我們親家那裡，買的孝衣。」淡然詫異道：「哟，小菊兒衚衕，不足你們領催文爺家麼，怎麼又是你親家呢？」普二道：「他的女兒，認我為義父，我們是乾親家，」淡然冷笑道：「是的是的。光景那位如夫人，是你的親家兒罷。」普雲紅臉道：「大哥休取笑，這是哪兒的話呢？你這兩盅酒，可真是喝不得。沾一點兒酒，就不是你了。」市隱坐在一旁，不知何事，也不好參言陪笑，只好舉杯讓酒，又讓著普二，脫了大衣服，省得出汗。普二道：「這是哪兒來的事？你這舌頭底下，真要壓死人。」淡然冷笑道：「二弟你不要瞞我，聽說那文爺的如夫人，外號叫做蓋九城，不知這話可是真呀是假？」普二道：「這個外號，卻是有的。怎麼你胡疑起來呢？難道你看著兄弟，就那們下三濫嗎？」淡然陪笑道：「二弟別著急。雖然無據，大概是事出有因。我記得蓋九城姓范，原是女混混兒。從前在東直門某衚衕裡，開設暗娼，你同著文爺常到她家裡去。既同文爺有交情，同你交情也不淺。從良的事情，我聽著風言風語的，有你一半主張，難道這些事，還能瞞得了我嗎？」

說罷，理著小鬍子，哈哈大笑。鬧得普二臉上一紅一白，笑向市隱道：「瞧我們這位哥哥，可叫我說什麼？平白無故的，弄得我滿身箭眼。這真是杜康主動，四五子指使的。」淡然道：「你也不要口強，天下的事，沒有不透風的籬笆。身子正，不怕影兒斜。現在你的名兒，跳在黃河裡，也洗刷不清了。」

依著老哥哥勸你，這個嫌疑地方，不可常去。外人的言言語語，任憑怎麼掂量，事情卻校若是文爺一起疑心，再鬧點兒醋脾氣，恐怕你吃不了背著走。當著蘇大哥，他也不是外人。好端端的，你認這個乾女，是什麼居心？」普二道：「大哥你又來啦！我們是同旗同祿，一個鬍子吃餚，認一門子乾親，豈不更近乎了嗎？」淡然捋須道：「是了是了，二弟如此嘴硬，我也不敢勸了。常言說的好：認乾親，沒好心。恐怕這一句話，要應在二弟身上。」普二紅臉道：「大哥這句話，未免罵人太過了。這一些主知，若要傳到文爺耳朵裡，我們弟兄交情，豈不鬧生疏嗎？」淡然笑道：「說話湊趣，你不要認真。我同文大哥，許久沒見。他三月裡娶兒媳婦，也沒得過去道喜。不知這位新媳婦，是哪兒的娘家？」普二道：「這個新媳婦，可實在不錯，模樣兒也好，活計也好。規矩禮行，尤其大方。只是過門以來，跟春英不甚對勁。雖不大致時常反目，然而裡頭很不和氣。也是我們本旗的姑娘，娘家姓阿，今年才十九歲。論她的舉止，很可趁個福晉格格。到了這兒半破子的人家，就算完啦。太太婆春秋已高，大婆婆又碎嘴子。娶了這些日子，我去了幾次，總看她好皺眉毛。」淡然笑著道：「蘇老兄您聽聽，方才說了半天，家裡一納小妾，全都要毀。其實文大哥家裡，我並不常去。據這們懸揣著，都是蓋九城鬧的。」

市隱聽了半日，不知他二人所說，究竟是哪裡的事。遂陪笑答道：「老弟所見，實在不差。其實這位文公，與我素不相識。若把蓋九城弄回家去，可實在不穩當。輕者改變家俗，重一重便出事故。我說話忒口真，不知普二哥以為然不以為然？」

普二道：「這話倒是不错，不過蓋九城那個人，還不至於如此。論她的聰明伶俐，實出於常人之上。人要是明白，就不至於出毛病了。」淡然待說完，接口笑著道：「普二弟你不用說啦，你這一片話，滿都是不打自招。你與她有何關係，替她這樣辯護？」普二道：「大哥你可不對，咱們這兒說閒話兒，你怎麼挑字眼兒呀？」淡然放下酒盅，嗤嗤的笑個不住，對著市隱道：「聽話要聽因兒，蘇兄剛一說蓋九城不好，他就忙著辯護，這不是無私有弊嗎？」普二冷笑道：「您說有事，我們就算有事。無論怎麼說，我全都承認起來，又免得抬槓，又省得您不信，您道好不好？」說罷，把臉色沉下，提起酒壺來斟酒，讓著市隱道：「咱們哥兒倆，先喝咱們的。我淡然大哥，愛說什麼就說什麼。咱們初次相會，市隱大哥，可不要過意。常言說得好，人憑素行。要說蓋九城先前的時候，我的的確確去。自從她跟了文爺，咱們是朋友相交。哥哥多麼大，嫂子也多麼大。再說句心腹話罷，若說這娘兒們沒意，也是瞎話。」

而堂堂一個男子，行為上不分隴兒，要說外場的話，那還能交朋友嗎？」市隱連口稱是，又陪笑道：「淡然是借酒撒瘋，你不要專聽他的。我們弟兄，雖說是初次見面，我一見您的人性，也不是那樣人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，又讓酒道：「普二哥，也喝著，別跟他吵嘴了。」普二一面喝酒，覺著坐臥不安，喚過走堂的伙計，要了火燒餛飩，手拿著芭蕉扇，嗯哪啦的扇汗。

市隱一面漱口，讓著普二擦臉。三人揪住伙計，都掏出錢來要給酒資。普二扯住市隱，起誓發願的不讓給。淡然揪住伙計，給了兩塊洋錢，叫他拿下去再算。普二也不便再讓，遂洗手漱口，忙著穿衣服。因為淡然說話，有些口重地方，不好在此久坐，遂拱手謝了淡然，笑對市隱道：「二位如其有事，可以多坐一會兒。我這幾件孝衣，他們是現在等穿，我也就不奉陪了。」

改天有工夫，賞兄弟一個信，咱們再聚會聚會。」說罷，就要下樓。市隱見此光景，不便挽留。少不得應酬幾句，任其走去。

普雲乘著酒氣恍恍惚惚的出了酒樓，拐過馬市，順著街西的牆陰涼，直往菊兒衚衕一路而來。到了文家門首，正欲進門，見裡面走出一個小女孩兒來，見了普二，笑嘻嘻的叫了一聲二叔，蹲身請了具安。正是文光之女二正。普二道：「你阿媽在家哪嗎？」二正遂高聲嚷道：「奶奶，我二叔來啦，」普二笑笑嘻嘻，拉了二正的小手，一同走人。蓋九城范氏，聽見普二來了，忙的掀起竹

簾，迎了出來，笑嚷道：「你這嘴上沒毛的人，真有點兒辦事不牢。賃上幾件孝衣，也值得這麼費事。」

普二陪笑道：「天兒這們熱，我這兩個腿，也是肉長的。你們坐在家裡，別拿人當舍哥兒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搶步而進，斜眼望著范氏，梳著兩把頭，穿一身東洋花布小袴褂，垂著湖色洋繪的繡花汗巾，白襪花鞋，極為瘦校臉上不施脂粉。淡掃蛾眉，越顯著花容月貌。加上十分標緻，笑眯眯的道：「這們一來，小大嫂子，更透著外場啦。」再欲說話時，忽轉身背後，嬌聲細氣的稱道：「二叔您受累了。」普二忙的回顧，正是春英媳婦阿氏，梳著兩把頭，穿一件拖地長的藍夏布大褂。論其容貌，雖然豔如桃李；看其舉止，卻是凜若淡霜。見了普二回顧，深深的請了個安。普二忙的還禮，笑著道：「哪兒來的話呢？自己爺兒們，這都是應該的。」阿氏低著頭，垂手侍立。

文光的母親瑞氏，文光的夫人托氏，亦從裡屋迎出。普二挨次請安。托氏道：「一點兒眼力兒沒有，你把二叔的包袱，倒是接過來呀。」阿氏低頭答應，接過包袱來，放於椅上，又忙著張羅茶水。普二一面說話兒，手拿著把蕉葉兒扇子，呼呼的亂扇。范氏道：「你把衣裳脫了罷，在這兒怕誰呀？常言說得好，暑熱無君子。普二撇嘴道：「那可不能。人家規規矩矩，一死兒的老八板兒，哪來的野叔公，這麼樣兒撒野呀。」范氏不容分說，搶過來便替解鈕子。托氏道：「二弟何用拘泥，你是他們的老家兒，怕他們作什麼？」范氏接聲道：「他這個老家兒，可有點稱不起。刨去兩頭兒，除了閏月攏到一塊兒，就沒有人啦。除去他輩數大，就剩下媚裡媚氣的那話兒。」說到此處，又縮住道：「別麻煩了，快些兒脫罷。」普二脫了衣服，笑而不語。

托氏打開包袱，因見孝衣很髒，又恐怕長短尺寸不甚合式，遂叫過阿氏來，叫她趁著太陽，全都漿洗出來，好預備明天穿。

又向普二道：「這又叫二弟費心，我們家的事，都累懇您啦。」

普二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他們那兒沒人，這兩天有工夫，我還給熬夜去呢。」托氏道：「喲，那可不得了，死鬼有什麼好處，那樣兒搗蕩人。那麼一來，我們更擔不起啦。」普二一面陪笑，彌縫著兩隻眼睛，連嚷好熱，范氏呼了一聲道：「你橫豎喝了酒啦！半天晌午，就這們酒氣噴人的。你可怎麼好，你要覺著熱，我們那水缸底下冰著兩個香瓜兒哪，吃完了你躺一會兒酒也就過去啦。」托氏道：「那可別計。夕照怪熱的，還不如活動活動呢。」普二連聲答應，一手拿了扇子，掀起竹簾來嚷道：「喝，好涼快！」說罷，站在窗外，望著院子花草，紅石榴花開似火；玉簪等花含苞未放；只有洋杜鵑花兒，當著毒日之下，開得很是有趣。又見阿氏擁著一個大盆，蹲在牆陰之下，嘩嘩嘩的低頭洗衣，那兩腮香汗。好似桃花遇雨，嬌滴滴的紅裡套白，白裡透紅。又兼她挽起衣袖。露出雪白的玉腕，那雙纖纖素手，伸在盆裡真彷彿水蔥兒一般。普二看了多時，阿氏頭也不抬，只顧低頭洗衣。一面撲簌簌的垂淚，好似有千愁萬恨，鬱鬱不舒的神色。普二不知何事，忙喚范氏道：「小嫂子你這兒來。」范氏應聲而出，兩人笑嘻嘻的。到了東房。范氏高聲道：「喝，這屋里正在夕照，都賽過蒸籠了。」

普二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。」又悄聲道：「這孩子因為什麼，又這麼眼淚婆娑的？」范氏隔窗一望，看著阿氏站起，一面醒鼻滋，一面擦淚，眼泡兒已經紅腫，好似桃花一般。普二悄聲道：「春英這孩子，沒有那麼大福氣。若換個像兒是我。」

范氏聽至此處，回手拍的一掌，打的普二暖啣一聲，嚇得院中阿氏，不顧的搭衣服，屢向東房注目。范氏悄聲道：「是你又怎麼樣？你也不是好東西，連一點兒良心渣子，全都沒有。」

又怒著切齒道：「你不用拉扯我了，喜歡怎麼樣，只要你不虧心，請隨尊便就完啦。」普二悄聲道：「你過於糊塗，我看這孩子的神氣，滿是二兩五挑護軍，假不指著的勁兒，一共有三句好話，管保就得喜歡。只要她開了竊兒，咱們的閒話口舌亦自然就沒啦。」范氏不待說完，一手推開普二，賭氣的咯咯跑出，問著阿氏道：「二妞哪兒去啦，你瞧見沒有？」阿氏遲了半日，嬌聲細氣的道：「我二妹妹剛出去。這麼好半天，我也沒看見了。」又見東房普二，嘻眉笑眼的走出，赤袒胸背，左邊胳膊窩底下夾著芭蕉葉的扇子，兩手拿著甜瓜，站在范氏身後，胡亂往地上摔子兒。又裝作女子聲音道：「喲，大姐您不用張羅，我這兒自取了。」引的范氏並屋內托氏等，全都大笑起來。托氏掀簾道：「二兄弟真會招笑兒。毒華華的太陽，別在院裡站著啦。」

正說著，外面走進一人，年約四十向外，兩撇黑鬚鬚，穿一件又短又肥的兩載羅褂，一手提拉黃布小包袱，一手拿截白翎扇。普二在陽光之下，並未看清。走近一看，卻是文光。普二放下辮子，忙的請安。文光笑嘻嘻的道：「二弟什麼時候來的？不是天兒熱，我還要找你去呢。」阿氏放了衣袖，掀起竹簾。二人一面說話兒，走進上房。范氏與阿氏等張羅茶水。文光道：「咱們紮爺家裡鬧得日月好緊，米跟銀子，都在確房裡掏啦。他的姪子，也是個孤苦伶仃的苦孩子，送了回投勇兵，因為身量太小，驗缺的時候，就沒能拿上。紮爺是挺著急，找了我好幾次，跟我借錢。又叫我給他姪子弄分兒小錢糧兒，他們好對付。你瞧這年月，可怎麼好？你回去跟大哥題一聲，我就不去啦。這都是積極德的事。」普二笑道：「你這當伯什戶的，真會行事。你真能那們慈悲嗎？」文光一面脫衣服，嘻嘻的笑道：「喲，咱們自己哥兒們，你別較真兒。」普二道：「那可不行。乾乾脆脆，你請我聽天戲，咱們大事全完，」文光點頭答應，說請客是一定要請的。普二搖著扇子，嘻嘻微笑。

忽的外間屋裡，拍的一聲，接著又嘩嘩一聲，彷彿什麼器皿，掉在地下砸壞的聲音，文光忙的回頭，只聽托氏嚷道：「乾點什麼事，老不留神。幸虧沒掉在腳上，不然這麼熱天，要燙著是玩藝幾嗎？這麼大人，作什麼沒有馬力脆，幾件孝衣，就洗了這麼半天兒，虧得天長，要是十月的天，什麼事也不用乾了。」范氏也冷笑道：「這麼大人，連大正二正全都不如。他們幹什麼，還知道仔細呢。你這是怎麼了？」說的阿氏臉上，立刻紅脹起來，彎身撿了碎茶碗，羞羞澀澀的，只去低頭倒茶。

二正在一旁笑道：「喲，這們大人，還不懂得留神呢，喲！」

說罷，拿小手指頭，在臉上羞她。又叫著阿氏道：「嫂子你瞧這個。」羞的阿氏臉上，立時紫漲，一面挨次送茶，連大氣也不敢出。文光叱二正道：「這兒說你嫂子。礙著你什麼啦？」

又喝道：「去給我拿煙袋去。」二正答應一聲，笑嘻嘻的去了。

本來阿氏心裡，正因為洗衣著急，今又偶一失神，砸壞一個茶碗，若是兩位婆婆因此責怪，尚不要緊，二正是小孩子脾氣，又在父母跟前，撒嬌顯勤兒，亦要奚落兩句。文光看不過去，所以申飭二正，叫他去取煙袋。但是阿氏為人，雖然溫順腴腆，性情可極剛強。遭了這場羞辱不由的扭過頭去，暗暗墜淚。范氏怒叱道：「說你是好話，腆著臉還哭哪！趁著太陽還不馬力洗去，難道說還等著黑哪？」阿氏連忙答應，用手擦著眼淚，俯首而去。托氏道：「這麼大人，連點兒羞臊也不知道。」

普二忙勸道：「得咧，大嫂子別碎發啦，挺好的姑娘，叫你這個嘴，就得委曲死。俗言說的好：人有生死，物有毀壞。這們點兒事，也值得這們樣兒嗎？」托氏陪笑道：「二兄弟，你可不知道，我這分難處，沒地方說去。十人見了，倒有九個人說。喲，您可有造化，兒子女兒媳婦，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哪知道身歷其境，我可就難死了。要說他們罷，是我作婆婆的厲害。這話是跟您說，咱們都不是外人。自從過門之後，她那扭頭我傍樣的地方多著哩。處處般般，沒有我不張心的。當著我婆婆，也不是我誇嘴，我作媳婦時候，沒有這樣造化。我要是說罷，還說我碎嘴子。」普二不待說完，笑攔道：「您別比您那時候，那是雄黃年間，如今是什麼時候？俗語說的好：後浪催前浪，今人換古人，您作媳婦時候，難道那外國洋人，也進城了嗎？」說的瑞氏、托氏連文光道氏也都笑了。托氏道：「二兄弟真會矯情。」普二道：「噯，不是我矯情。說話就得說理。別拿著有井那年的事，來比如今。現在這維新的年頭兒，挑分破護軍，都得打槍。什麼事要比起老年來，那如何是行的事。、瑞氏亦歎道：「二爺的話實在不錯。作者家兒的，沒有法子，睜半隻眼，合半隻眼，事也就過去啦。年輕的人兒，都有點火性。盡著碎唧咕，他們小心眼兒裡，也是不願意。本來那位親家太太，就是這麼一個女兒，要讓她知道，怪對不過她的。給的時候，就是勉強勉掖給的，娶著好媳婦，作婆婆的也得會調理。婆婆不會調理，怎麼也不行。我那時候，若是這們說你。保管你的臉上，也顯著下不來。是了也就是了。那孩子鮮花似的，像咱們這二半破的人家，終天際腳打腦構子，起早睡晚，做菜幫飯的，就算是很好了，我說的這話，二爺想著是不是？」普二連連稱是。

托氏哼了一聲道：「像您這麼著，更慣得上天了。」文光聽了此話，恐怕老太太有氣，再說出什麼話來，諸多不便，遂用話差

過去。又告知范氏、托氏，快些張羅飯。怪熱的天，別淨鬥嘴兒。二正笑嘻嘻的，雙手舉著煙袋，送了過來。普二揪住道：「我問你一句話，你嫂子作什麼呢？」二正站在一旁，嘻嘻笑笑的，比作抹眼兒的神氣，又咚咚的跑了。范氏擦了桌面，先令普二、文光二人喝酒，又與阿氏打點瑞氏、大正、二正等吃飯。阿氏兩隻眼睛，腫似挑兒一般。過來過去的，盛飯張羅。普二謙恭和氣，把少奶奶三個字叫得振心。又稱贊文光夫婦，娶了這樣兒媳婦，皆算難得。一面誇贊，滴溜溜兩隻耗子眼，望著阿氏身上，瞧個不祝阿氏正著臉色，佯為不覺。

一時春英進來，望見普二在此，過來請安。周旋了兩三句話，怒氣衝衝的，望著阿氏說道：「我那個白汗衫兒洗得了沒有？」阿氏皺著眉頭，慢慢的答道：「方才洗孝衣來著。你若是不等著穿，後天再洗罷。明天大舅那裡，奶奶還叫我去呢。」春英不容分說，張口便罵：「渾蛋！你要跟著出門，我就砸折你腿。」

我不管孝衣不孝衣，非把我的汗褂洗出來不成。」托氏插言道：「這孩子，你老是急性子。明天你大舅的事，她那能不去。是你的舅舅，也是她的舅舅。沒有你這麼張口罵人的。洗個小汗褂，算什麼要緊的事，你若是等著穿，晚上得了工夫，就叫她洗出了。這算什麼大事，也值得這樣麻煩？」阿氏低著腦袋，不敢則聲。托氏道：「你也是不好，什麼事都得人催，連點眼力事兒，全都不長。怨得你們倆人，永遠是吵翻呢。」阿氏連連答應，不敢分爭。把眾人晚飯伺候完畢，蹲在院子裡，又把該洗衣服，俱都拿了出來，一件一件的漿洗。由不得傷心墜淚，自歎命苦。

普二、文光二人，過足了鴉片煙癮。范氏、托氏等，送了普二出來，囑咐回去問好。文光道：「二弟，你真是瞎摸海。」

從北新橋直到四牌樓，整整齊齊繞了個四方圈兒。難道這麼熱天，你那兩條腿，不怕旅長途。」阿氏聽說要走，也忙的站起，背著燈影兒，擦了面上眼淚，也隨後相送。忽然春英站在屋內，大聲的嚷道：「天生的不是料兒，叫他媽的洗衣裳，立刻就六百多件，湊在一塊兒洗，這不是存心攪棒嗎！」托氏急忙攔道：「老爺子，你又是怎麼了？怎麼成天成夜的，不叫我省心哪。」

春英道：「我怎麼叫您操心啦。像她這麼混帳，難道也不許我說說。終日際愁眉不展，彷彿她心裡惦记著野漢子呢，拿著他媽的我不當正經人。」這一片話，氣得院中阿氏渾身亂顫，欲待搶白兩句，又恐怕因為此事，鬧起風波來，遂蹲在地上，俯首不語。雖有一腔血淚，只是此時此刻，滴不出來。瑞氏、托氏反說了春英一遍，始各無話。文光又嚷道：「二正，你叫你二媽去。」范氏站在門外，聽了院中吵鬧，並未介意。聽得二正來喚，慢慢的走了進來，問著阿氏道：「這又因為什麼，這樣的抹眼兒呀？按著老媽媽例兒說，平白無故，你要歎一口氣，那水缸的水，都下去三分。像你這每日溜窩子，就得妨家。」阿氏低下頭去，醒了回鼻涕，仍自無語。范氏哼了一聲，氣狠狠的自往上房去了。文光道：「嘿，你猜怎麼著，敢則涼州土，也漲了價兒啦。方才在針王家人買了二兩來，我掰開聞了聞，味兒倒不錯。范氏吸著煙卷兒，也歪身軀下道：「早知道你買土，就不叫你去啦。米季上熬得煙，攏總還不到半個月呢。我看缸子裡，還有四兩多些兒。若是多遲幾天，等到錢糧上多買幾兩，豈不好嗎。」說罷，喊叫阿氏過來沏茶。

阿氏的兩眼，此時業已紅腫，慌忙著擰出衣裳，把手上污水，略微擦淨了，誰想到水泡半日，兩手皆已浮腫，纖纖十指，腫得琉璃瓶兒一般。又經粗布一摩，十分難過。隨就著窗前亮處，自己看了一回。忽的上房中又急聲嚷道：「你倒是沏茶來呀！叫了半天，難道你七老八十，耳朵聾了不成？」阿氏連聲答應，急忙跑至廚房，張羅茶水。托氏又嚷道：「趁著涼風兒，你把二姐的被褥，先給鋪上，漿得了衣裳，也別在院裡晾著。」

一來有露水，再說大熱的天，擠巧就得燥雨。」阿氏提著水壺，一面沏茶，一面加聲答應，不慌不忙的，先把新茶送過，又把大正、二正的被褥鋪好。正在院子裡收拾衣服，春英也躺在屋裡，喊她搭鋪。阿氏搭了汗褂，忙的跑來，安安穩穩，把春英的枕頭蓆子一一放好。春英站起來，一把揪住道：「明天大舅那裡，我不准你去。」又伸作兩個手指道：「這一個又不是好主意。」阿氏道：「這事也不能由我，你若不願意，可以告訴奶奶，叫我去，我便去。不叫我去，我也不能去。作了你家人，還能由我自主嗎？」說罷淚隨聲下，奪了手腕，用手擦抹眼淚，哽哽咽咽的哭個不祝托氏又嚷道：「洗完了衣裳，你把箱子打開，明天穿什麼，預先都拿出來，省得明兒早晨，又盡著麻煩。」阿氏啞著聲音，連連答應。打發春英睡下，慢慢的開了箱鎖，把托氏、二正明天所穿的衣服，一一拿出。又到瑞氏、范氏屋內，把牀被鋪好。

范氏道：「你這臉上怎麼這樣喪氣？沒黑間帶白日，你總是抹眼兒，這不是誠心嗎？」阿氏含淚道：「這倒不是眼淚，今兒晌午，許是熱著一點兒。」范氏道：「你是半瘋兒嗎？什麼熱天，通天施地的，老穿長衣裳，豈有個不熱之理。」阿氏答應一聲是，撲籟籟掉下淚來。范氏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永遠不找人疼。難得你普二叔，還極力誇你，說你可『冷呢！』說罷，又哼了兩聲。阿氏含著眼淚，不敢複語。轉身走了出來，又到托氏屋裡，裝了兩袋潮煙。托氏亦問道：「你這兩隻手，是怎麼腫的？」阿氏忙笑道：「不要緊的，明兒就好了。」托氏道：「這都沒有的事，洗上兩件衣裳，也會腫手？當初我那時候，一天洗兩繩子衣裳，半夜的工夫，要做三雙襪子。還要襖兩雙鞋幫兒，也沒像這麼樣兒過。」阿氏含著眼淚，俯首而出。托氏又嚷道：「明兒早晨想著早些起來，別等著人催。別又因為一個腦袋，又麻煩到晌午。」阿氏連聲答應，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卸裝，一面思前想後，暗暗的墜淚。直瞪瞪兩隻杏眼，看著春英躺在牀上，呼聲如吼。一手拿著扇子，忽的翻身醒來，要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